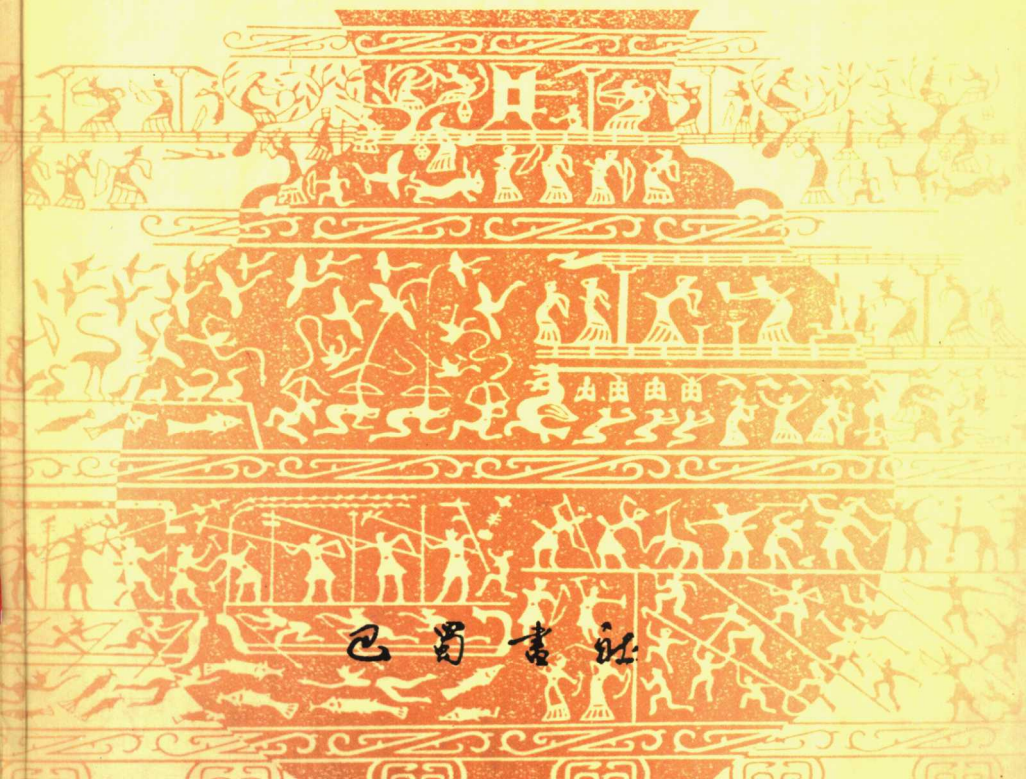


西南師範大學

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叢書

語文辭書補正

• 毛遠明 著 •



巴蜀書社

西南師範大學

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叢書

語文辭書補正

毛遠明 著

巴蜀書社

中國 · 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語文辭書補正/毛遠明著. - 成都:巴蜀書社,
2002.10
ISBN 7-80659-399-3

I. 語... II. 毛... III. 漢語-辭書-研究
IV. H1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74585 號

責任編輯:羅 紅
封面設計:李文金
責任校對:李 嘉

語文辭書補正

毛遠明 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

總編室電話(028)6656816

發行科電話(028)6662019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金龍印務有限責任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9.75

字數 440 千

2002 年 12 月第一版

200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300 冊

ISBN 7-80659-399-3/H·39

定價:45.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西南師範大學

漢語文字學研究叢書

主編	喻遂生	汪啓明
學術顧問	劉又辛	
編委	毛遠明	蔣宗福
	方有國	李茂康
	段志洪	何志華
	楊宗義	

總 序

劉又辛

這部《西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叢書》就要陸續出版了，我有幸看到這些成果的面世，作為這個學校最早的一名漢語教師和漢語研究隊伍中的老兵，有說不出的高興。

這些作者，有的是同我經常討論學術問題的忘年好友，有的是我的學生。他們或從事漢語詞彙研究，或從事語法研究，或研究四川方言，或研究甲金文字與納西東巴文字的異同，大家都從不同的角度從事漢語漢字的探討。收入這套叢書的著作，有的得到過王力語言學獎，有的得到過專家的較高評價，有的是作者十幾年研究一個課題的成果。這些探討都對漢語漢字的研究或多或少有些推動作用。

從宏觀來看，隨着中國國力的日益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全世界正在興起學習漢語、瞭解中國的熱潮。因此，研究漢語言文字的隊伍也漸漸擴大，這方面的研究也更加需要深入、普及。我希望這一套叢書能夠在中國走向世界、世界瞭解中國的大業中發生一點微小的作用。

序

劉又辛

毛遠明教授的《語文辭書補正》即將出版，我有幸拜讀了書稿。這是我見到的關於漢語詞彙研究的一部佳著，因而愉快地接受了作者的囑托，寫了這個序。

記得三年前遠明同志的《左傳詞彙研究》出版時，我也曾寫過一篇序（1999）。那部書是他花了十一二年的時間寫成的。當時他正在阿壩藏族自治州一所高校做教師。一九八五年我認識了他，有一段共同研討古漢語的因緣。從此書信往來，成為忘年好友。關於研究《左傳》的方法，我們也討論過。經過十多年，他調到西南師大來。看到他洋洋四十萬言的那部大著，很叫我吃驚，想不到在阿壩那樣偏遠的地方，資料貧乏，獨學無友，竟然能寫出那樣有分量的著作。

接着，兩年以後，他又出版了《訓詁學新編》，是在研究《左傳》詞彙以後，從理論上對詞彙研究的一次小結。前者是對詞彙、詞義研究的實踐，後者則是對那些實踐的理論總結，那麼，這一部書則是前兩部書的副產品和補充。

本書是對近期出版的幾部漢語字、詞典提出修訂意見的札記集。在他研究《左傳》詞彙時，像《辭源》、《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這幾部字、詞書是要經常翻檢的，採用的地方當然很多，遇到可疑之處，便隨手記錄下來，加以反復考校，這類字、詞共五百來條。我在閱讀時，深深為作者的考證精辟所折服。下面祇談幾個問題：

一、關於異體字問題

書中有好幾條評論《漢語大字典》處理異體字不當，在《中國語文》上另有一篇專門談這一問題的文章，因為我曾參加過這部《大字典》的編寫，並且做過短期的異體字編寫組的組長，所以對這類批評感到特別親切。我完全同意這種批評，並且對“大字典”在這方面的缺失深感遺憾。我不願意在此把當時的情況說出來，我祇想告訴讀者，當初編委會是非常重視這方面的工作的。我在這方面的想法，曾在幾篇文章裏說過，也曾同徐中舒先生、趙振鐸先生討論過。徐先生曾在一次編委擴大會議上說，若能把《漢語大字典》的六萬字編成一萬多字就好了。他的話實際上就是說的漢字異體字的整理。當時我們曾剪貼了二十幾萬張卡片，至今還被封閉在出版社的廢書庫中。所以《漢語大字典》在這一方面的缺失，祇能說是那個時期的特殊情况造成的。

二、關於釋義方面的問題

字書、詞書的最重要處在於釋義的正確，這是對任何詞典的起碼要求。漢語、漢字歷史悠久，變化多端，對每一個字、詞一一加以正確的解釋，決非易事。英語詞典、法語詞典是做得最好的。一個詞，從產生到以後的變化，使用的經過，大都有詳盡的考證。這些詞典的編纂，都有較久而又不斷補充修訂的編纂機

構。《牛津字典》有大、簡、小各種不同的類型。同一類型，隔些年就有一次修訂。拿漢語字、詞典來比較，我們實在是自愧弗如。《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是近期編成的兩部字、詞典，《辭源》是二十世紀初出版的一部權威性詞書。這幾部書，在一些方面自然都有所創新，有的還獨領風騷近百年。但是隨着時代發展的需要，越來越感到其不足，在釋義方面更爲突出。人們在讀書時，遇到生疏的字、詞，查了這幾部權威性的字、詞典，如果仍然不得其解，自然會失望。有些字、詞是歷來注釋都沒有講對的，當然祇好存疑待考。有的却是前人已經講對了的，字、詞典編纂者卻沒有加以採用，這就不能不屬於編者的責任了。或是學識不足，或祇是照鈔舊詞典的解說，以致謬解流傳。本書在釋義方面的“補正”，大概都屬於這兩類。

例如，“補正”中的“任”字條，幾部字、詞典都沒有說出這個字的本義。在排列義項時，誤以引申義爲本義，致使讀者迷惑。這個字《說文》就解釋錯了，後來祇有朱駿聲講對了。他說：“壬，儋何也。上、下，物也，中象人儋之。”甲骨文作，可知“任”和“壬”本是一個字，不過把“壬”字中的“人”獨立於旁而已。後來“任”字和“壬”分成兩個字，“壬”成爲專表干支的表音字。用朱氏的解說解釋古籍中“任”字記錄的詞的本義、引申義，會感到渙然冰釋。《補正》採用了朱氏的解說，可以看出作者的識斷力。

《補正》在釋義時還多次使用了四川方言中的例證。以乾嘉小學家爲主的詞義考證，用的書證材料主要的是古代典籍，祇有少數人偶爾用點金文和方言。王國維開創了以甲骨文、金文材料同古代典籍相參照的考證法，被譽爲“二重考證法”。近些年來，

大家逐漸認識到方言詞語中蘊藏着豐富的材料，可用以考證古代詞語。這可以叫做“三重考證法”了。遠明同志對四川方言詞彙的源頭十分注意，在這部著作中，有好多條使用了這類材料，因而使古語得到解釋。例如，《漢語大詞典》釋“老革”為“老兵。多用為詈詞”，採用了《三國志·蜀志·彭萊傳》裴松之注。這個望文生義，牽強附會，並非確詁。《補正》對裴說加以批評後，又用有關典籍材料證明“老革”一詞應為老而頑固守舊的人，並用四川方言材料詳加考釋，使人口服心服。《漢語大詞典》沿用了《辭源》的解說，《辭源》誤引了裴松之的注解，一誤再誤，謬釋流傳達一千四五百年之久，一旦證實，快何如之！

綜觀全書，《補正》在釋義方面，使用材料之廣，歷史比較方法的運用自如，和追根求源的執著態度，都非常令人欽佩。

三、關於假借字方面的問題

在解釋古詞語時，認真辨別漢字是否為假借字，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從商代的甲骨卜辭開始，一直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假借字的使用比例最高。我們今天看到的古代典籍文字，是經過漢代人“整理”過的。他們把古籍中的大部分假借字，按照漢代的寫法，換成相應的形聲字。他們不是全改，有些假借字還保留了下來。注釋家往往把這類假借字誤按本字注解，望文生義，因而造成謬誤。《補正》使用各類材料，力圖考證出本字、本義，使這些典籍得到正確的解釋。這個方法，本來是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創立的。遠明同志拿起這個武器，對幾部字、詞書中的這類錯誤加以糾正，實在做得好。

從全國語言學界研究的趨向看，詞彙學的研究是非常薄弱的一環。語法研究最熱鬧，音韻學研究走得最快，文字學、詞彙學

近些年纔漸有起色。這種情況，同當前社會發展的需要很不協調。當前，我們的國家正在大發展，中華民族的重新振興已經開始。在這個偉大的時代，許多中外學者都要求重新認識中國，不但要認識中國的現在，也要瞭解中國的過去。語言文字是瞭解一個國家的窗口和鑰匙。編着高質量的漢語字、詞典，是當前形勢的需要，是我們語言學界責無旁貸的任務。在這方面，我們還需要做很多工作。希望毛遠明教授的這部新作，能引起重視。

是爲序。

二〇〇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自序

傳統語言文字學嚮來分爲文字之學、訓詁之學和音韻之學。其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反映在語文辭書的編纂上。如果排除編纂者個人的學識，從某種意義上說，語文辭書的質量實際上代表着漢語語文研究的時代水平。而語文辭書的編纂成果，又推動着漢語語文研究的向前發展。舊時代的字典辭書，大都是對傳注材料的彙集，並且反過來爲繼續注釋、整理古籍提供有益的幫助。現代古今兼收的語文辭書，則是對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成果的總結，並對漢語言文字學的進一步研究起着積極的指導作用。因此，辭書學同訓詁學、詞彙學、詞義學以及文字學、音韻學、漢語史具有十分緊密的聯繫，彼此之間互相推動，共同發展。

我國的辭書編纂有悠久的歷史，有豐富的內容，有豐碩的成果。其編排體例、目的、內容、方法各不相同，异彩紛呈。遠在周朝，就有《史籀篇》問世；秦代統一，書同文字，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可算是字典的雛形；到了漢代，《爾雅》、《方言》、《說文解字》、《釋名》的問世，在文字學、詞彙學、方言學、詞源學等方面開拓了各自不同

又彼此聯繫的文字詞彙研究新領域，為後世字典辭書的編纂和辭書學的建立奠定了相當堅實的基礎。從現存最早的語文辭書《爾雅》，到《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大大小小的字典辭書究竟有多少，至今還沒有確切的統計，不過，大致總在上千之數。劉葉秋《中國字典史略》所介紹的字典辭書數量畢竟有限，但是數目也已經相當可觀。如果能搜集這方面的材料，對中國字典辭書作全面的介紹，那一定是很有意義的工作。

二十世紀初，大型語文辭書《辭源》、《辭海》的問世，標誌着漢語語文字典辭書的編纂邁進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宣告了科學的漢語辭書學的建立。在此之前的“雅學”、“說文學”當然也研究得相當深入，成果也十分可觀，但是畢竟仍然還處於前科學階段，仍然被視為小學，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經學附庸的地位。那個時代，《康熙字典》是對前代字書的大總結，《經籍纂詁》雖然沒有以字典辭書標目，但是已經基本具備了漢語文辭書的規模，祇是無論在編排的體例上，詞義的解釋上，義項的建立和排比上，語音的標注上，還是書證的選用上，都還算不得科學合理。而《辭源》、《辭海》的出現，纔真正宣告了辭書學，甚至漢語語文學徹底擺脫了幾千年來傳統小學的束縛，開始走上了科學的漢語語言文字學的道路，因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兩種辭書差不多在漢語辭書領域獨領風騷近百年。直到二十世紀末，《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的出現，又纔打破了《辭源》、《辭海》一統天下的局面，即使如此，《辭源》、《辭海》仍然還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修訂之後的《辭源》、《辭海》，彌補了原本的許多不足，使之趨於完善。

客觀地說，二十世紀以來編成的各種語文辭書，數量已經相

當豐富，不少辭書都各有創意，都能在某些方面，甚至所有方面超越前代。這些字典辭書凝聚了成千上萬語文工作者的心血，展示了漢語文研究的歷史進程，其成果確實應該充分肯定。新型辭書，無論是其數量上，還是質量上，無論是其科學性，還是實用性，都反映了漢語文研究的最新成果，代表了文字訓詁學、詞彙學、詞義學、辭書學研究的時代水準，標誌着漢語語言文字研究和漢語字典辭書的編纂又跨上了一個更新的臺階。尤其是《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源流並重，古今兼收，力圖全面反映漢語字、詞的基本面貌和發展演變軌迹，其地位和價值確實大大超過了過去時代的所有漢語文辭書，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那麼，現代語文辭書是否就沒有缺陷，沒有問題，令人非常滿意了呢？那倒也很難說。原則上來說，現有語文辭書的編排方式大多是先注音，再釋義，再舉三幾條書證，有的還加上一些考辨，大致也就可以了。至於距離完美的要求，無疑仍然還差得比較遠，字典辭書中存在的問題確實還很不少。比如，怎樣判別異體字，並且處理好異體字；怎樣反映一個詞的產生時代，發展脈絡，運用範圍，分化情況；多義詞的各義項是怎樣引申演變的，新義產生於什麼時代，各義項間的關係如何，先後排列順序怎樣纔恰當；義項的分合，詞義的準確解釋，例證的恰當選擇，怎樣纔更加科學合理，所有這些都還存在着這樣那樣的問題有待解決。

那麼凝聚了數以千計的專家、學者和專業工作者多年心血的成果，為什麼還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呢？應該說，原因是多方面的，諸如大型辭書編纂的文化工程十分浩繁，時間緊，任務重，許多語料來不及全面深入調查；典籍材料浩如煙海，知識涉及面

極其廣泛；許多疑難問題歷來分歧，見仁見智，難斷是非；書出衆手，觀點各異，識鑒參差，這些都會以某種方式影響辭書的質量。但是關鍵還在於對漢語字、詞的基礎研究不深入、不系統、不全面。文字學、音韻學、詞彙學、詞義學、詞彙史的許多基礎研究工作沒有做好，理論沒有跟上，材料不足，情況不明，綫索不清，規律沒有被全面準確揭示，字和詞的譜系沒有建立起來，諸如此類。儘管學者、專家和語言工作者付出了長期的艱辛勞動，甚至畢生精力，但是許多預先確定的目標仍然沒有完全達到。

下面具體談談我們的基本認識。

（一）關於詞目的建立

簡單地說，字典、辭書所收的條目可以通稱為詞目（字典條目也稱字頭）。它包括字、詞、習語、成語等。立目的基本要求，一是要有豐富完備的語料；二是要鑒別語料的真偽；三是要識斷正確，取捨恰當，不能“有聞必錄”，也不能漏略粗疏。根據辭書的用途、規模，立目的原則當然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的要求應該是一致的。要立詞目，首先就必須對詞在語言中的使用情況作一番認真細緻的調查，掌握好第一手資料，這是字典辭書編纂的最基礎的工作，同時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編纂字典，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確立字頭。由於漢語，尤其是古代漢語多單音詞，一詞一音節；而漢字記錄語言又是以一個整體的形式去記錄語言中的一個音節，絕大多數情況是一個漢字就記錄語言中的一個詞素，甚至一個詞，即所謂一字一言，言不同，字也不同，因而漢字具有音節—詞素文字的性質。反映在字典編纂上，字頭的建立就特別重要。

然而漢字又特別複雜。從早期的甲骨文到今天的簡化漢字，上下幾千年，歷經演變，而又一脈相承，數量之多，情況之複雜，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一般估計，漢字總數在六萬個以上，其中異體字所占的比重最大。但是，異體字到底有多少？現在還沒有比較確切的統計數字。文字異體除了因造字非一時，非一地，也非一人而不斷產生之外，俗字、訛字也是產生的重要原因。還有文字假借，開初用假借字，後代又爲之造專字，有的專字通行於世了，有的專字則沒有通行，而仍用假借字。有的字最初並不是異體字，後來又混用爲異體字；與之相反，有的本來是異體字，後來又有了分工，如“連”與“輦”、“喻”與“諭”、“巨”與“矩”等。就目前的研究狀況來看，我們仍然還無法一一說清楚這些異體字產生、相混、分化的時代和原因。漢字發展過程中，有的字被廢棄不用，成了歷史字；而新字又在不斷產生，其情況如何，也還沒有搞清楚；還有簡化漢字，減少了字數，減少了筆畫，一方面確實方便了我們使用，但是，另一方面，又給漢字字庫增加了數量。由於文字記錄語言，實際上是記錄語言中的詞。要編好字典辭書，尤其是古今兼收、源流並重的大型漢語文字典辭書，必須對漢字這一歷史堆積物進行全面、系統、徹底的清理，把異體字分層排列，分組歸納，建立起漢字的演變譜系，確立字頭、詞目纔有可靠依據。

對異體字的處理，可以有兩種辦法：

第一種辦法是，在一組異體字中選一個常見字作字頭，可稱爲“正體”，詳細注明其形音義；而把重文、別體附在該字頭下，說明其異體關係；再引出各字在字書中的最早出處，便於瞭解該異體字產生的時代；有用例的，則加上用例就更好。《說文解字》

就是用的這個辦法，該書收正體 9353 個；收重文 1163 個，附在正字之後。這種做法是比較科學的，祇是許慎並沒有把這一原則貫徹到底。本來是異體字，卻另立字頭，容易使人誤以為是兩個不同的字。比如：

《目部》：“睞，暫視貌。”又，《見部》：“覩，暫見也。”段玉裁注：“與目部之‘睞’，音義皆同。”

又如《走部》：“趙，遠也。”又，《辵部》：“逵，遠也。”“趙”與“逵”聲符相同，形符不同，但是“走部”與“辵部”相通，實為異體字。又如《走部》：“趙，走頓也。”又，《足部》：“蹠，跋也。”又“跋，蹠也。”“趙”與“蹠”也應該是異體字。

又如《言部》：“詵，多言也。《詩》曰：‘無然詵詵。’”又，《口部》：“咄，多言也。《詩》曰：‘無然咄咄。’”“詵”與“咄”聲符相同，形符不同，但是“言部”與“口部”相通，也應該是異體字，許慎所引書證為《大雅》文，今《詩》作“泄”，是文字假借。又，《言部》：“誣，誣謔，語相及也。”又“謔，誣謔也。”《荀子》：“愚者之言，謔謔然而沸。”楊倞注：“謔謔，多言也。”又《曰部》：“沓，語多沓沓也。”“誣、謔、沓”，音義并同，也應該是異體字。

以上所列成對的字，《說文》都另立了字頭，如“睞”與“覩”、“趙”與“逵”、“詵”與“咄”、“誣”與“謔”、“沓”等，沒有處理成重文。其實應該是異體字，不必另立字頭。

《康熙字典》也採用《說文》的辦法，正字下面附異體字，有時還加按語考辨，惜乎也未能貫穿始終。

第二種辦法是，全部分立字頭，祇在正字下詳釋其意義，其餘異體字祇引字書出處；有用例，則選幾例證明之。然後用“互

詳”、“互見”之法，說明其異體關係，既簡潔明朗，避免重複繁冗，又彼此貫通，可以使全書體例嚴密，體系完整；還可以通過互相參證，互詳互補，以擴大條目含量，提高字典的使用價值。（劉又辛先生《大型漢語字典中的異體字、通假字問題》有論述，詳《中國語文》1979年4期）《辭源》、《辭海》多用此法，祇是時有疏略。

《漢語大字典》收字 56000 多個，堪稱宏富，但是對異體字的處理，既不用重文後附法，也不用互詳、互見法，祇是照錄字書，未予整理，使得一組組異體字散碎無條貫，如斷綫之珠，實為遺憾。

比如：曜、耀、燿三字異體。《大字典》祇在“燿”下說“同耀”外，其餘二字無說明，祇是各自獨立，容易使人誤以為彼此無聯繫。《大字典》後附《異體字表》，這是好的，但不能代替正文中對異體字的整理說明。況且異體字表也存在不少問題，有正文為異體，字表未收；有字表收為異體，而正文無任何說明；有本身是異體，而正文、字表均未涉及；有的不是異體字，而字表卻判為異體。異體字的概念範圍太寬，包羅太廣，如同源通用字、假借字與異體字就有區別，但是字表彼此攪擾，使得內部相當繁雜。（詳見拙作《讀〈漢語大字典〉管見》，《中國語文》1997年6期）

《漢語大字典》根據存字、存音、存源的原則，對音義不明的字，常常照引舊字書，以保留漢字的歷史面貌。這個原則是很好的，態度也是審慎的。不過，除一部分來歷不明的缺音缺義字之外，有的字如果細緻考察，會發現它們仍然應該是異體字，其所缺的音義似乎可以補出來。比如：